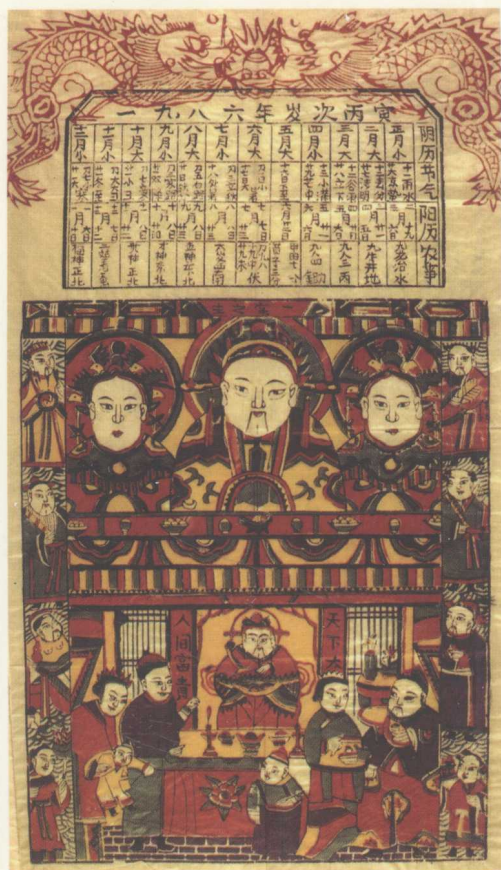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山东大学 主办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 编辑

主编: 李松 张士闪
本辑执行主编: 张勃 李浩

节日研究

Festival Studies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一辑
2010年6月

节日研究

周巍峙题

(第一辑)

主 编 李 松 张士闪

副主编 张 刚 刘宗迪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节日研究. 第1辑/李松,张士闪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07-4098-0

I. ①节…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节日—研究—世界

IV. ①K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12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16 印张 248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节日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 问:周巍峙

主 任:李 松

副主任:张 刚 陈 炎

委 员:巴莫曲布嫫 董晓萍 樊祖荫 傅永军 高丙中 贺学君

廖明君 刘铁梁 乔晓光 王建民 徐万邦 杨正文

叶 涛 余 从 张 跃 张士闪 张小军 赵世瑜

《节日研究》编辑部

主 编:李 松 张士闪

副主编:张 刚 刘宗迪

编辑部主任:王丕琢

编 辑:刁统菊 李 浩 王加华 王学文 许雪莲 岳永逸 张 勃

本辑执行主编:张 勃 李 浩

编 务:纪 红

刊名题字:周巍峙

目录翻译:彭 牧

创刊词

节日研究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节日积淀着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生存智慧，作为人类生活秩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着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人与自然、人群与人群、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有序的联系。节日是人类在感知时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它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将个体与群体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作为文化的秩序，节日既是安顿个体精神、休憩心灵的时间节点，也构建起社会与组织的共享价值体系和认同，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内在力量。时至今日，传统节日仍然在世界各地旧命维新，生生不已，在现代化过程中焕发生机，不断地为社会有机体注入新的活力。

此次以节日为题进行专题研究并陆续出版，源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的展开。作为一个计划历时五年、集合全国众多学科参与的大型文化研究项目，《中国节日志》既强调历史又重视现状；既有国家统一编纂体例的共性要求，又强调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是不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的个性表现。不同学科、不同表现介质（文本、图片、音视频）的书写，必然引发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交融碰撞，而囊括了数据库、节日志略、现状调查和节日影像志等的终端研究成果的设定，则使得这一过程注定充满挑战。《节日研究》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多学科、多视角的学术研究平台，将尽可能广泛地包容当今以节日为话题的田野观察与学术思考。

在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同质化趋势、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精神危机使人类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焦虑，但可以预见的是，作为社会的制度性安排，稳定有序的节日将在现代社会中更显珍贵。虽然在近现代社会中，中国的传统节日曾因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一度处境尴尬，但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相信，作为人类的一种内在需求，我们的节日必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逐步完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这正是《节日研究》的期待。

《节日研究》编辑部
2010年6月

主编的话

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中最华彩的篇章,节日研究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这一辑作为本刊的创刊号,周巍峙先生欣然题写刊名,体现了对节日研究的特别关注和对本刊的殷殷之情;王文章先生于百忙之中撰文,寄望本刊要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密切结合,可谓语重心长;刘魁立、乌丙安二位先生慷慨赐稿,从一开始就为本刊设定了思想和学术的高度。创刊伊始即蒙厚爱,我们编辑部同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本刊既以学术研讨为己任,还担承着接续和复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重任。正如王文章先生在《大力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一文中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无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感情,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蕴涵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家庭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也应是发挥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刘魁立先生的文章《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和传统节日体系》,从时间制度的角度着重论述了中国的节日传统与自然节律和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寄寓其中的华夏民族顺天应人的古老智慧,这种智慧能够让我们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更加亲近和谦卑地善待我们的地球家园。乌丙安先生的《关于节日民俗的文化记忆、文化修复和文化主体地位》,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传统节日民俗文化应用研究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作了高屋建瓴的指点,这对于节日乃至民俗研究中日渐浮现的浮躁化和功利化倾向是一个及时的提醒。

传统节日来自邃古,源远流长,同时又因应地理、风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度里,研究节日文化,历史的眼光和空间的视角缺一不可。本期所刊发的几篇文章,就在历史的眼光和空间的视角方面各有侧重。常建华教授的《明代端午考》是对明代端午节俗的特写式的工笔细描。色音教授的《萨满教与北方民族传统节庆》结合历史文献、地方志史料和田野调查,对萨满教与北方各民族节日文化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

述,有助于我们正确估价传统节日中民间信仰的因素。刘晓峰教授长期致力于中日古代节日文化比较研究,本期刊发的《中国古代人日习俗对日本的影响》一文,通过对中国人日登高习俗传统在传入日本后如何演变为人日观白马习俗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节日变迁的生动例证。

几篇关于当代节日文化的田野调查报告,通过对一个社区的特定节日民俗及其社会语境的深入调查和细致描写,展现出节日研究的多种空间视角,表述风格鲜活生动。徐天基、罗丹对北京郊区黑龙关“二月二”酬龙节庙会的全景式再现,戚晓萍对甘肃省岷县包家族村“二月二”节俗的散点式描写,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简涛先生的《节日行为的社会系统:阿村的复活节》对一个德国村落的复活节习俗作了饶有兴味的描写和精到的学术分析,我们在一睹异国节日风情的同时不免思量,与虽身置发达社会却依然保存其乡土传统和淳朴韵味的西方节日文化相对照,当今我们国家的节日中究竟少了什么?

王建民教授的《节日调查与报告撰写》和岳永逸博士的《俯视、蔑视与平视:百年乡村庙会研究史及其心性》,对于方兴未艾的节日研究具有方法和理论的意义。王建民从学术理念和技术路线等方面对节日研究调查方法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足资从事节日田野调查者借鉴,而岳永逸对于中国百年来学者对于民间庙会的学术态度和研究范式的全面梳理,有益于研究者获得一种更加清明、理性的学术意识。

目 录

大力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代序)	王文章(1)
俯视、蔑视与平视:百年乡村庙会研究史及其心性	岳永逸(5)
明代端午考	常建华(34)
中国人的时间制度和传统节日体系	刘魁立(48)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时间现象学分析	孙邦金(53)
节日行为的社会系统:阿村的复活节	简 涛(67)
关于节日民俗的文化记忆、文化修复和文化主体地位	乌丙安(90)
萨满教与北方民族传统节庆	色 音(97)
秃尾巴老李与山东节日习俗	李 然(110)
中国古代人日习俗对日本的影响	刘晓峰(120)
出场·缺席·在场	
——密枝节祭祀民俗中女性话语的变迁	巴胜超(131)
节日调查与报告撰写	王建民(143)
族群性的展演:民间节日与族群认同	
——潭溪社区的实证研究	陈心林(155)
石婆庙庙会调查及庙会对当地社区功能的分析	赵丽彦(168)

北京黑龙关庙会二月二调查报告	徐天基 罗 丹(180)
甘肃省岷县秦许乡包家族村二月会调查报告	戚晓萍(204)

Festival Studies

No. 1 Issue, 2010

Contents

Vigorously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WANG, Wenzhang(1)

Looking Downwards, Looking Scornfully and Looking Squarely: A Century of
Rural Temple Fair Research History and Scholarly Attitudes

YUE, Yongyi(5)

On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34)

The Chinese System of Time and Traditional Festivals

LIU, Kuili(48)

A Temporal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SUN, Bangjin(53)

The Social System of Festival Activities: Easter in A'cun

JIAN, Tao(67)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Restoration and Culture Subjectivity Concerning Festival Lore

WU, Bing'an(90)

Shamanism and Traditional Ceremonies of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SE, Yin(97)

The Tale of the Old Li of Bald Tail and Calendar Customs in Shangdong Province

LI, Ran(110)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ustoms of the Day of Human Beings on Japan

- LIU, Xiaofeng(120)
Attendance, Absence and Pres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Status in
Worship Customs in the Mizhi Festival BA, Shengchao(131)
- Festival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Writing WANG, Jianmin(143)
Performance of Ethnicity: Folk Festivals and Ethnic Identity— A Positivist Study
of the Tanxi Community CHEN, Xinlin (155)
An Investigation of Shipo Temple Fair and Analysis of Its Functions in Local
Community ZHAO, Liyan(168)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Eryueer (Second of the Second Month) Temple
Fair at Heilongguan, Beijing XU, Tianji and LUO, Dan(180)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Second Month Fair at Baojiazu Village, Qinxu
Township, Min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QI, Xiaoping(204)

大力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代序)

王文章

现在,每当元旦的钟声敲响,中国人民都会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欢庆这个一年一度、辞旧迎新的盛大节日。这是我们融入全球化的一个象征性标志。不过,作为中国人,人们还在心底迎接着另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年”——春节,即旧历年或叫农历年、阴历年。本来,在中国古代,“年”就是指阴历的“除夕”,即腊月三十,“元旦”(又称“元旦”)则是指阴历的正月初一。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的中国传统社会,“除夕”与“元日”这两个紧相连接的重要节日,才是一年一度旧岁与新岁的交接盛典,才是人们辞旧迎新的隆重节日。“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这两副广为流传的对联,对于除夕与元旦节日功能的概括可谓确切。在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后,“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而将阴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仍存有一个心结,就是农历的除夕与春节,才是属于自己的“大年”。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只有欢度除夕与春节,才算是真正“过年”。这表明,起源于农业社会的许多传统节日,历经千百年岁月积淀,既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也作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在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层面刻下了深深的印痕。置身于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今天,人们既要跟随全球现代化的演进,也更需要与呈现为文化多样性的传统节日的精神、情感和生活方式的联系。

节日是相对于平时而言的。节日本指节气时令中两节气的交接之日。起源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不少传统节日同民俗活动与节气时令的结合有关。中国传统节日是源自人们生活中的共同需要而通过积淀形成的传统礼仪、仪式、游艺等,在特定时空关系中利用相应的物质载体表达思想、信仰、道德、理想等的群体活动的日子。同时,这些表达多是以人们乐见的风俗和艺术的方式来进行的。传统节日呈现的形态,构成了其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地域性及综合性民俗文化事项的基本

特征。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无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寄托着中华民族的感情,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蕴涵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家庭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也应是发挥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节日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情感世界,激发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不断延续发展。因此,大力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推动传统节日在与发展着的新时代的融合中呈现旺盛的生命活力,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和保障中华民族文化与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雪顿节、傣族泼水节等各民族的近50个传统节日及节庆活动被分别列入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项目。传统节日在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便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和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中的积极作用,已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同。特别是2007年1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并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决定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原春节放假三天不变,但放假时间由原来的正月初一至初三改为除夕至正月初二,实际上除夕也就同时列入了假日。把传统的民族节日确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来说意义非凡。社会和民众有了生活节点,人们通过历史的记忆和具有丰富内涵的节日形式现实呈现,对自身的文化、社会和国家加强认同。这对于全民正确认识传统节日宝贵的文化价值,积极参与节日活动,努力保护节日文化传统,注重节日文化资源的运用与创新,都具有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重视传统节日的当代延续和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国家正在生发着一种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是有一个不能不正视的社会背景,即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信息化与全球化传播途径疾速发展,传统节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

境日渐狭窄,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人们追赶时尚的文化趋向,使得传统节日的影响和吸引力日渐弱化,特别是越来越多身处城市化进程中的年轻人更热衷于过“洋节”,而对民族的传统节日日益淡漠乃至陌生。即使是过着传统节日,也往往流于表面化的形式,或只注意少量的节日文化符号,而不再顾及蕴涵于这些节日之中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凝重的精神情感。

传统节日弱化的境况,除了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以西方为师的现代性、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语境中,包括中国传统节日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我们有意无意的轻忽与冷落。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愈益走向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自信与自觉,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对我们的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有益的东西都应传承下来,已成为一种共识。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延续传统节日并赋予其当代的生命活力,是全社会的责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多方面来促进。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的方面是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充分了解它。同时,也只有挖掘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才能使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体现历史记忆的价值,才能以文化记忆的魅力及具有准确象征意义的标志性符号,吸引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其中。弘扬和延续以至发展传统节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努力将传统节日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或生活的实用产品。如浙江省嘉兴市的人们普遍热情参与以赛龙舟、插艾草、吃粽子、纪念伍子胥等为内容的端午活动,真正把具有丰富而独特文化内涵的端午节当成充实自己的节日。与此相联系,这里是全国粽子最大的产地,年产粽子2.5亿个,占全国年产量的一半以上。我想我们通过努力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开发传统节日的文化资源(还有像年画、剪纸等等),就会从文化影响力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吸引人们欢欢乐乐过传统节日。只有当人们主动地、自发地成为传统节日的主人,传统节日才会因人们对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共享和人们带给它的当代性而具有生机和活力。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我读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2009届高中三年级的同学们就“节日文化”这一话题写出的一组作文。从这些作文中,我看到了这些中学生对于“节日文化”的充满灵性的感悟和不乏智慧的沉思。其中一篇作文说,单纯的假期并不能让传统文化走进每个国人心中,对于传统文化而言,最坏的结局

不是在时空中散落,而是我们的后人宣称着传统,却没有人真正了解文化的内涵——传统文化终成为形式主义的下一个牺牲者。还有一篇作文说,靠谁来拯救这些传统节日?绝不应仅仅依靠法定节假日来救,应该去拯救这些宝贵的节日的,是我们自己。

这些年轻的中学生充满热情和文化关切的思考,使人深感欣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节日在总体趋向淡化演变的境况下,近年来,经过全社会各方面的持续不懈的推动,对于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意识已越来越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包括青年人在内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得到加强,对于是否应该传承、保护以及怎样传承、保护这些珍贵的传统节日和传统节日文化,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引起越来越深入而全面的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我们的学者们一方面要通过考察中国传统节日历史渊源、类型与演变,来阐释传统节日的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从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统一来研究传统节日的延续与发展;从传统节日的呈现形态入手来思考基于其文化内涵的立体性、整体性保护原则,以及如何从移风易俗的渐变入手,在扬弃中传承传统节日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我们的学者们要应时之需,以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的文字,向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有关传统节日文化的系统的、可信的知识,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传统节日特别是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真正属于大众自己的节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活化表现,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今日的节日研究,应努力清晰梳理众多节日的产生与演化的过程,全面概括这些节日的主要仪式、习俗,深入探寻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同时,还要注意把这些传统节日放在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视野中来理解,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层面来看待。

大力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我们责无旁贷。

2010年元旦于北京

(王文章,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本文原系作者为其主编《中国传统节日》一书所写的“前言”。现征得作者同意,作为本丛刊创刊号的“代序”在这里发表。作者对原文略有修改。)

俯视、蔑视与平视： 百年乡村庙会研究史及其心性^{*}

岳永逸

摘 要：与神灵关联的庙会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在西方科学与理性的启蒙下，志在救亡图存而眼光向下的启蒙精英多出于改造民众的目的，对城乡庙会进行了本质上是客位的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旧庙会”进行了符合新社会也能体现美好新社会的言语改造、编排。改革开放后，文化精英对庙会的调查研究出现了试图避免主观价值判断的尝试，但不少人也在迷信与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官民之间艰难摆渡。部分研究者从港台闽粤等沿海地区深入到华北、西北，从城郊走向乡村，研究也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神圣与世俗、狂欢与日常、时间与空间等概念的框束下日趋多元。从俯视、蔑视到平视这一精英心性的变化，意味着乡村庙会传承境况的变化。如果将乡村庙会视为一种制度、生活方式或者说文化体系，研究者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的传承主体——广大民众以及当下的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道，并坚持学者应该有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关键词：乡村庙会 民众宗教信仰 民众生活 文化体系 文化精英 主位

一、引言：庙会的界说

近几年来，关于民间信仰、宗教研究的不同时段的学术史以及研究范式的梳

^{*} 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建设与改革项目通识教育优质课程“北京(中国)民俗文化(09-02-08)”的阶段性成果，曾于2010年4月27~28日在泰山举办的“泰山东岳庙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得到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和中山大学刘晓春教授的批评指正，在此特表谢意。

理、总结,已经有几篇值得称道的文章^①,但关于中国乡村庙会研究的学术史研究则付之阙如。本文梳理的是近百年来与民间信仰有着相交、相切、相离等多种关系的乡村庙会调查研究的学术史,并试图探析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精英主动关注乡村庙会的心性。

长久以来,在中国社会,庙会是民众生活世界中与神灵相关的、活态的、间发的、周期性的民俗事象,是在特定地域中生发、传承,由特定人群组织并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群体活动,也是统治者屡禁不止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众生活与文化制度。从结构而言,庙会指一种以祭祀神灵为核心的群体组织和周期性的活动方式,其仪式结构大致可分为具象和抽象两部分,具象部分是感官可观察、可感知的部分,如空间、时间、物体、言语、参与者和行动等,抽象部分则是由信众贯穿于一体的这些可视可感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关系配置(configuration),是具象中诸多因素组合配置的惯例和规则。在此意义上,庙会可以说是庙宇建筑、所供神灵、神媒、信众、香烛纸炮等供品、庙戏以及庙市和各自相应的传说故事等基本质素不同搭配组合的综合叙事。^②

对于庙会仪式结构的这两部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景军将庙会仪式分为主要的仪式结构(dominant ritual structure)和变化的仪式结构(variant ritual structure)两种,前者包括空、时间、物体、言语和行动,后者包括仪式参加者对这五个规定的仪式因素的不同反应。^③薛艺兵则分为形态结构和关系结构,形态结构是可见、可感的外显结构形式,包括仪式地点、场所、对象、参与人、组织者、角色、行动、声音等因素;关系结构指仪式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关系配置方式所体现的结

① 例如以下几篇: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第五章“象征与文化的理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132~164页;黄剑波:《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转向》,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吴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载《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陈进国:《民俗学抑或人类学——中国大陆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取向》,见金泽、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1辑),民族出版社2009版,第366~393页;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载《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关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反思,可参阅张珣《百花齐放或何去何从?——试论宗教是文化逻辑的结晶与浓缩》,载《“中国宗教人类学的回顾与前瞻”——首届宗教人类学学术论坛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2010年,第30~44页。

② 参见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当代河北赵县梨区庙会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3页。

③ 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5.